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刊物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藏学学刊

བོད་རིག་པའི་དུས་དེབ།

JOURNAL OF
TIBETOLOGY

总第 24 辑

2021(1)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བོད་རིག་པའི་རྒྱུ་རྩུབ།
藏 学 学 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主编 霍巍 石硕
常务副主编 张长虹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拼音为序)

主席 巴桑旺堆(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委员 才让太(中央民族大学)

霍 巍(四川大学)

石 硕(四川大学)

沈卫荣(清华大学)

熊文彬(四川大学)

张 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多吉旺秋(德国汉堡大学)

范德康(美国哈佛大学)

马休·凯普斯坦(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美国芝加哥大学)

滕华睿(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谢 萧(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编辑 陈 波 嘎尔让 华青道尔杰(张延清)

许渊钦 杨清凡 玉珠措姆(金红梅)

张长虹

编务 孙昭亮

བོད་རིག་པའི་རྒྱུ་རྒྱུ།
藏 学 学 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Editors-in-chief Huo Wei, Shi Shuo
Deputy Editor-in-chief Zhang Changhong

Editorial Board Pasang Wangdu (*Chair, Tibet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hina*)
Tsering Thar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Huo Wei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Shi Shuo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Shen Weirong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Xiong Wenbin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Zhang Yun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Dorji Wangchuk (*Hamburg University, Germany*)
van der Kuijp, Leonard W. J. (*Harvard University, U.S.A.*)
Kapstein, Matthew T.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Fra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Tuttle, Gray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Scherrer-Schaub, Cristina A.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France*)

Editors Chen Bo, Gaerrang,
Pelchan Dorje (*Zhang Yanqing*),
Xu Yuanqin, Yang Qingfan,
Yudru Tsomu (*Jin Hongmei*), Zhang Changhong

Editorial Assistant Sun Zhaoliang

目 录

敦煌藏文文书 P.t.1077《都督为女奴事诉状》研究	陆离 / 1
英、法所藏敦煌古藏文中观文献分类及其特点研究	仁青吉 / 17
吐蕃时期《维摩诘所说经》汉藏译本对比	杨本加 / 32
拉萨小昭寺源流考	刘凤强 / 44
从夏扎·旺秋杰布的《桑耶寺志》探析桑耶寺修缮的历史	龙珠多杰 崔宇 / 55
十力吉祥友及其《有为无为抉择》的时代简注（英文）.....	范德康 / 67
拶也阿难捺和贡却僧格生平考补（英文）	聂鸿音 / 74
雍增·益希坚赞所造《一世班禅大师克主杰传记》译考	夏吾李加 还格吉 / 86
有关班禅世系研究的概述	李若虹 / 126
宝相楼一楼明间唐卡研究	文明 / 148
西藏牦牛博物馆馆藏铁柄牦牛纹铜镜及相关问题考	薛江 / 173
新发现的清代噶伦索康·斯觉次旦传记写本考述	永中久美 / 190

《卫藏图识》作者、材料来源及文献价值考述	杨学东 / 205
19 世纪中叶法国巴黎外方会早期进藏活动史考	刘瑞云 孙蕊 / 216
对几种外文藏文教材的评介——兼论古典藏文教学	马洲洋 / 243

译文

吐蕃王室世系、王位继承以及政治联姻研究

..... [美] 杜晓峰 著、张旭 武显云 译、杨铭 校 / 271

吐蕃禅宗：一个遗失传统的发现

..... [英] 沙木·冯·谢克 著、牛宏 寇金花 译、张长虹 校 / 288

斯比提岩画概述

..... [美] 约翰·文森特·贝勒扎 著、永保藏 译 / 307

嵌史入石——拉达克早期佛教石刻艺术

..... [德] 平措多杰 著、张中亚 译 / 332

摘 要 / 355

Table of Contents

A Study of Dunhuang Manuscript P.t. 1077: A Statement of the Claim Concerning To tog's Female Slave <i>LU Li</i>	1
A Discuss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in the Dunhuang Tibetan Documents of <i>Madhyamaka</i> and its Features Based on the Tibetan Collections of the French National Library and the British Library <i>Renqing Ji</i>	17
A Comparison of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Versions of the <i>Vimalakīrti sūtra</i> during the Tubo Period <i>Yangben Jia</i>	32
A Study of the Origin of the Ra mo che in Lhasa <i>LIU Fengqiang</i>	44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storation of Bsam yas Monastery Based on Bshad sgra Dbang phyug rgyal po's <i>Bsam yas Annals</i> <i>Lhun grub rdo rje and CUI Yu</i>	55
A Brief Note on the Date of Daśabalaśrīmitra and his <i>Samskṛtāsamskṛtaviniścaya</i> <i>Leonard W.J. van der Kuijp</i>	67
Complementary Notes on the Biography of Jayānanda and Dkon mchog seng ge <i>NIE Hongyin</i>	74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Biography of the first Paṇ chen Lama Mkhas grub Dge legs dpal bzang po (1385-1438) <i>Sha bo klu rgyal and Dpa' mkhar skyid</i>	86
Overview of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on the Paṇ chen Lamas <i>LI Ruohong</i>	126
A Study of the Thangkas in the Main Hall of the First Floor of the Baoxianglou <i>WEN Ming</i>	148
A Yak-Pattern Bronze Mirror with an Iron Handle Housed in the Yak Museum of Tibet and Related Issues <i>XUE Jiang</i>	173
A Newly Discovered Manuscript of the Biography of Bka' blon Zur khang Sri gcod tshe brtan (1766-1820) <i>Gyung drung 'gyur med</i>	190
A Study of the Author, Sources and Value of the Book <i>Weizang tuzhi</i> <i>YANG Xuedong</i>	205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s Early Activities of Trying to Enter Tibet in the Middle 19th Century <i>LIU Ruiyun and SUN Rui</i>	216
A Review of Several Tibetan Textbooks—and the Approaches to the Teaching of Classical Tibetan <i>MA Zhouyang</i>	243
Succession and Marriage and the Tibetan Royal Line <i>Brandon Dotson, Chinese translation by ZHANG Xu and WU Xianyun, Proofread by YANG Ming</i>	271
Tibetan Zen: Discovering a Lost Tradition <i>Sam van Schaik, Chinese translation by NIU Hong and KOU Jinhua, Proofread by ZHANG Changhong</i>	288
The Rock Art of Spiti — A General Introduction <i>John Vincent Bellezza, Chinese translation by Yongbao Zang</i>	307
Embedded in Stone — Early Buddhist Rock Art of Ladakh <i>Phun tshogs rdo rje, Chinese translation by ZHANG Zhongya</i>	332
ABSTRACTS	355

吐蕃王室世系、王位继承及政治联姻研究^{*}

[美] 杜晓峰 著
张旭 武显云 译 杨铭 校

内容摘要：基于《吐蕃大事纪年》及其他古藏文史料，显然赞普位从一位传至另一位，并不像吐蕃赞普世系表那样简洁清晰。赞普兄弟、异母兄弟、以尚（zhang）为主的外戚，以及太后、王后、姑姑、姐妹、及在吐蕃与诸侯国，如吐谷浑，也包括外部王国如突骑施的关系中充当重要角色的女儿，吐蕃赞普在此庞大网络中，居于中心位置。赞普与其宗亲和外戚的亲属纽带，既有合作也有冲突，于是吐蕃王朝发展出了多种手段，一方面降低来自竞争兄弟与异母兄弟的危险，另一方面减少赞普可能面临的威胁，尤其是年幼时期来自母亲家族的威胁。相反，一个重要的将外域王国纳入吐蕃王朝的策略是通过王室联姻将吐蕃公主许嫁给其统治者，并且确保她生下能够继承王位的继承人。出于同样的考虑，从来不允许外域公主成为吐蕃王后或生育承继王位的吐蕃王子。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相关民族、人物、事件研究及分年、分类辑注”（17ZDA212）阶段性成果。

本文摘译自 Brandon Dotson, *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First History*,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9: 25-37。感谢作者授权翻译，译文题目为译者自拟。

一、吐蕃王位继承、婚姻以及王室世系

族谱，尤其是王室族谱，呈现渐趋简明的趋势。毕竟记载王室世系、家族史或高贵血统的原因，是将在世的家族成员，与英雄祖先产生联系，最终溯源于天神，以此增加荣誉感。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必列出每个成员，或详述他们的活动，而是呈现出各代典型人物作为简明完整的族系脉络。因此，许多王室世系关注一个接一个的国王，而从不关注王后，这使我们不禁会想起圣经中的列表。诸如古藏文《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这类文献，在提及赞普母亲之余，仍然口径一致地体现出天神、祖先、君权神授的特点，而谎言背后，对繁芜庞杂的支系家谱，无半点蛛丝马迹¹。除了其母亲、祖母及继承人的生母王妃外，吐蕃赞普周围还有许多小王妃或侍妾，她们的权利不及他的母亲、祖母和王妃。有时王妃不止生一个儿子，其他妃嫔也会为赞普生下子嗣，如此以来，出现多位可继承王位的兄弟或异母兄弟。这些妃嫔生的女儿成为公主，通过联姻与异邦政权建立联系，常成为扶植国的幕后统治者。古藏文《吐蕃大事纪年》（下文简称《大事纪年》）披露出一些这类人物的名字，她们未被列入族谱。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大事纪年》及其他文本，可以更好地理解赞普的地位，有可能挑战其王位的兄弟和异母兄弟、充当防止此类挑战的保卫者但也可能凌驾于王权之上的外戚、以及权衡自身利益又寄希望于王位持久的官僚精英。

吐蕃王朝形成过程中的一系列事件，成为如下这些关系的推动因素。赤松赞（干布）与他出身低微的兄弟赞松（བཙན་སྒྲུང་）之间的斗争，导致后者死亡，通过取一个新的族名，来降低赞普兄弟或异母兄弟的身份，使之成为“贬谪兄弟”（frères écartés）而远离赞普位²。同样，俄管氏东尊（འོ་ཁ་ཤིང་བཟའ་སྒྲུང་བཙུན་）王后的族人，因囚禁毒杀达布聂息（ལྷག་ལུ་ལྷ་གཟིགས་）赞普，有效延迟了吐蕃对岩波（ངས་པོ་）的征服和吐蕃王朝的形成。通过整个王室世系史，建立起最重要的动态关系：与外戚贵族（ཁལ་）之间的不稳定关系，构成政权核心，但也通过诸如赞普祖母、母亲、妻子或娘舅等关键人物，威胁到王权本身的实际控制力。松赞干布的妹妹，赛玛噶（སང་མ་དཀར་）公主与象雄王的婚姻，就是吐蕃

1 参见本书附录2《王室世系》，见杜晓峰：《吐蕃大事纪年：西藏原始史料译注》（Brandon Dotson, *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First History*），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9: 143-146。

2 查耶：《贬谪兄弟：吐蕃王位继承的相关问题》，载克瓦尔内主编：《西藏研究》（Anne Chayet, “Les frères écartés: questions sur l'ordre successoral dans la monarchie Tibétaine.” In *Tibetan Studies*, ed. P. Kvaerne），Oslo: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 1994: 121-122。

公主嫁到外邦产生显著政治作用的典型事例。正是赛玛噶公主在歌声中的密钥，激励其兄进攻并占领象雄。古藏文《大事纪年》还记载着其他几位吐蕃公主，被派往邻国“进行政治活动”。在此背景下，赞普的姑姑、姐妹或女儿——吐蕃公主，成为最重要的外交官，通过这些女性，吐蕃臣服了许多小邦国或小王国，并与邻近政权建立联系。

二、王室手足与异母兄弟

众多维护自我利益的派系之间，即赞普的后妃、母亲、祖母及其家族，公主（赞普的姑姑、姐妹、女儿），宗族亲属（兄弟、异母兄弟、堂兄弟），还有勋贵，吐蕃赞普于诸多竞争对手中胜出，成为强权统治者，并且维持清晰完整的王室世系至少到 843 年。我们只能部分理解王室继承规则，并且这些规则也没有贯穿整个吐蕃王朝史。至于继承规则，长子继承制或幼子继承制，并不是问题的核心；但至少十三世纪以来的藏史学家维持的鲜见的直观规则，被现代个别学者所认同，即伴随着父王葬礼，藏王十三岁继位³。

有种论断认为，当继承人年满十三岁时，继承王位，但这在《大事纪年》所描述的时期内并没有通行。古藏文《大事纪年》没有记载芒论芒赞（མང་ལྷོན་མང་ཙན）的出生年月，也没有他的加冕，这暗含在姓名中。我们可以推测，649 年他的祖父赤松赞死后，他继承赞普位时很年轻，像其他未成年赞普一样，住在一处或两处驻地之中，而没有在域内巡狩⁴。赤都松（ཁྲི་འདུས་མྱེད་། 676-704 年）在他父亲赤芒论芒赞于鼠年（676-677 年）冬离世后出生，鸡年（685-686 年）冬加冕，龙年（704-705 年）冬逝世。即使按照藏人的推算，年轻的赞普继位时年仅十岁。同样，龙年（704-705 年）春三月（即新年刚过），赤德祖赞（704-755 年）即野祖如（ཁྱུ་ལ་ཁུ་ལ་ཁུ）出生，鼠年（712-713 年）冬仅九岁，加冕为赤德祖赞。再举一例，马年（742-743 年）赤松德赞（742-802 年）即松德赞（མྱེད་ལྷོན་ལྷོན་ཙན）出生，直到猴年（756-757 年）夏父亲遇刺后，十五岁即赞普位，加冕为赤松德赞。由此确证，650-764 年间，没有十三岁继位的赞普。

安妮·沙耶研究了继承规则的其他一些细节。沙耶认为既非长子继承制，亦非幼子

3 图齐在文章《藏王神符》中，真正确立起此概念。我希望在接下来的研究和《吐蕃赞普传记》(Old Tibetan Chronicle) 翻译中，批判性地重新审视这一仪式化的弑君理论和吐蕃神圣王权的规则。图齐：《藏王神符》(G. Tucci, "The Sacral Character of The Kings of Ancient Tibet"), East and West 6, 1955: 197-205。

4 杜晓峰：《吐蕃大事纪年：西藏原始史料译注》，2009：235-255。

继承制，理想形式是居中兄弟继位制⁵。例如，《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记载，吐蕃第一代赞普的天神父亲，是七兄弟里居中的孩子。而且，有关止贡赞普（ཧི་གུམ་བཙན་པོ་）神话传说的最早版本记载，他有两个儿子，长子继位，后代版本，如十六世纪成书的《贤者喜宴》⁶称他有三个儿子，中间之子为王。但此种理想的继位模式于现存继承事件中，即使有也相当稀少。

毫无疑问，赞普兄弟与异母兄弟是王位的最大威胁。我们已经谈论过，松赞干布与其兄弟赞松之间的斗争，导致后者死亡。在704-705年间，异母兄弟夺嫡之争，与此相似的是800-804年，赤德松赞与牟如赞（མུ་རུག་བཙན་）的夺嫡风波⁷，及谋害赤祖德赞之真凶，明显为其兄弟赤乌东赞（ཁྲི་ལུ་ལྷ་བཙན་），该事件的发展颇具莎士比亚风格。

吐蕃赞普通过多种方式，在兄弟和异母兄弟间的一系列阴谋竞争中保护自己。其中在第一场夺嫡之争中，《吐蕃赞普传记》显示松赞干布于幼年继位之际，便紧紧依靠一些实权大臣，镇压外戚与宗族两方的反叛。在第二场夺嫡之争中，异母兄弟对野祖如/赤德祖赞的挑战，受到后者强势外戚的反对，尤其是祖母和她的没卢氏家族。尽管第三场案例不太清晰，但大同小异，篡夺者牟如赞受到反对，并可能遭到那囊氏家族杀害，其家族已故王后芒蒙杰赤登（མང་མོ་ཇེ་ཁྲི་ལྷོང་）为赤德松赞之祖母⁸。最后一例，在现存古藏文史料中并无记载，大臣与外戚集团联合发动政变，将赞普兄弟赤乌东赞推上王位。最后一场夺嫡之战，伴随后者薨逝仅一年或稍久，尤其是以没卢氏家族为代表的外戚贵族（ཁང་），反对以韦氏族为代表的勋贵。综上所述，从吐蕃王朝建立之初到瓦解，赞普与宗族亲属之间的竞争是对王位稳固唯一最危险的威胁。

在保护赞普远离兄弟和异母兄弟威胁中衍生出的有趣措施，是通过紧密联系他们母亲的出身，或去除王室成员身份，使之远离王室世系。当然，这一措施仅仅对异母兄弟起作用，即以母亲家族区分其身份，使其远离王位⁹。例如，从《底吾史记》的记载可知，芒论芒赞的异母兄弟名为“吐谷浑之子”（འ་ལ་ཁ་ཚ་），而无缘王位继承。事实上，这不是正

5 查耶：《贬谪兄弟：吐蕃王位继承的相关问题》，1994：116, 118。

6 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དཔལ་ལོ་གཙུག་ལག་ཟེང་བ། དམ་པའི་ཆོས་ཀྱི་ལོ་རྒྱུད་ལོ་ལྷན་པ་རྒྱུ་བ་གསལ་བར་བྱེད་པ་མཁས་པའི་དགའ་ལྷོ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163。

7 哈尔：《雅砻王朝：有关古代西藏的神话与传说及赞普起源与神性的研究解读》（Erik Haarh, *The Yar-Lung Dynasty: A Study with Particular Regard to the Contribution by Myths and Legends to the History of Ancient Tibet and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Its Kings*），København: Gad, 1969. 杜晓峰：《牟如赞赞普与旁塘目录》（“Emperor” Mu-rug-brtsan and the ‘Phang thang ma Catalogue），*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3, 2007: 14。

8 杜晓峰：《牟如赞赞普与旁塘目录》，2007：13。

9 查耶：《贬谪兄弟：吐蕃王位继承的相关问题》，1994：122。

式的名字，其字面义为“吐谷浑王妃之子”，换个角度即“吐谷浑族的外甥”。换句话说，术语ཆ附加于母亲族名后，指族源或起源地，正如格萨尔（གེ་སར）著名的中原异母兄弟嘉察（ཁྱ་ཆ，意为“汉之子”）。同样，后代史料中提及赤松德赞的异母兄弟，会用“羌察拉本”（ལྗང་ཆ་ལྟ་དཔོན）代替“拉本”。这样使异母兄弟与母亲家系相联系，有利于疏远其在父系王室中的地位。

以母亲家系而不是父系宗族家系，区别潜在王位竞争者的措施，仅仅是使其远离王位的策略之一。除此之外，是给无缘王位继承的兄弟或异母兄弟冠以新的族名。《底吾史记》在保存这一引人入胜的叙述上是独一无二的，这种风俗是吐蕃智慧大臣的早期创新¹⁰。一个段落描述了一些早期国王，一般会认为他们在虚构的自然王国，其中阐述，国王的兄弟是一位名叫拖噶（ཐོག་དགར）女的儿子，他无缘赞普位，尔后又有另一位同样被贬的兄弟，因族名尚纳岑波（ཤང་ལྷ་ཅེན་པོ）而为人所知。文章接着写“此时，国王越来越多，且竞争不断，智慧的大臣们将其中一个推上王位[字面意，在王畿/京城]，同时贬谪其他人。同宗中被贬的有两位，[随后]雅噶囊（ཡར་གར་གནང）和尚纳岑波而为人所知”。¹¹

此处的大臣们，扮演了拥有决定继承事务权力的国王“制造者”的角色。从对比的角度来看，这一点特别有趣，当考虑到中国历史上在宗族与逐渐渗入的外戚之间竞争的王室命运，只有明代官员取得明确的胜利，并通过限制皇帝祖母、母亲、妻子及其亲戚

10 底吾·廖赛：《底吾史记》（ཕྱི་ལོ་སྤྱུལ་ཆོས་འབྱུང་ཆེན་མོ་བསྟན་པའི་བྱུང་མཆན），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104。查耶：《贬谪兄弟：吐蕃王位继承的相关问题》，1994：118-119。

11 底吾·廖赛：《底吾史记》，1987：104。查耶：《贬谪兄弟：吐蕃王位继承的相关问题》，1994：119。查耶已经证实术语ཤང་མཆན་ལྟ་པོ་ལ་པ་，是指无缘赞普位的兄弟或异母兄弟。然而，她没有正确解决短语的语源学概念，她认为在安多语（ཨ་མདོ）中，庶出之子被称为“平地上发现的孩子”（ཐང་ཆེན་པོ）。据此推测，有效贬谪庶出王子身份的明确办法，是剥夺姓氏以此从字面上将其踢出王室族谱。姓名的力量在授名仪式上已经很明显，该仪式表明赞普加冕并拥有王权。可以想象，这是同胞亲属的逆向仪礼，因为他们被踢出宗谱，或被冠以新的族名，也许让其担任一个大臣的职位而永远无缘赞普之位。事实上，这几乎是对吐蕃婚礼仪式的拙劣模仿，嫁出的新娘在礼仪上离开娘家和原信仰，然后礼仪性的嫁到夫家并依附夫家的信仰，见夏斯特里：《日土（阿里）的婚俗》，载克瓦尔内主编：《西藏研究：第六届国际藏学会论文集，法格尔斯，1992年》（Lobsang Shastri, “The Marriage customs of Ru-thog (Mnga’ ris).” In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Fagernes* 1992, ed. P. Kvaerne），Oslo: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 1994: 760。对ཤང་མཆན་ལྟ་པོ་ལ་པ་，可以翻译为：“他们将其带到平原边界”；或者，如果ཤང被解读为管辖、检测或规范，那么“贬谪”就是不怎么形象的翻译。有关术语ཤང的讨论，见杜晓峰：《吐蕃大事纪年——西藏原始史料译注》，2009：52，注释73。

的影响，成为继位事务的拥泵者¹²。

遭贬谪的兄弟或异母兄弟被冠以新的族名，无论如何都值得详细讨论。上述案例中，名字“尚纳岑波”被强加给被贬兄长之一。另一段落提及名为野妥妥日陇赞（*ལྷ་རྩེ་ལྷ་བཙན་*）的后期执政者，尽管现在仍是很神秘的国王，揭示出，国王的弟弟达卜纳（*ལྷ་ནག་*）被贬后，其族名为尚纳充巴（*ཁང་ལྷ་གཙུང་པ་*）¹³。据此，可以了解到尚纳（*ཁང་ལྷ་*）家族的大小长幼脉系。更重要的是，尚纳（*ཁང་ལྷ་*）的含义为“五舅父 / 岳父 / 出嫁方”，因此王室兄弟再次与外戚联系在一起¹⁴。一些古藏文史料，确切说是在古藏文《大事纪年》中，证实了该家族的存在。在纪年羊年（731-732 年）记事中，记载夏昂氏（*ཁ་ཇུ་*）家族中的一名族人，是大藏（*ཅང་ཆེན་*）杰出的执政官（*བླུང་པ་*）。《贤者喜宴》所载的赤德松赞兴佛诏书显示，夏昂氏家族有两名成员见于家臣表中（3-15 人），还有一人出现在官吏、将军和外臣组成的 28 人名单上¹⁵。同时这几乎确认，其与《底吾史记》中的尚纳（*ཁང་ལྷ་*）为同一族名，夏昂氏字面义为“[赞普之]仆从”。当然，家族名字的字面有时没有含义，但在上述情况下很重要，因为它毕竟是刻意为被贬谪的宗族成员创造出的分类。古藏文史料中发现的后者拼写，可能比民间传说语源上的尚纳（*ཁང་ལྷ་*）更具权威性。夏昂氏对远离赞普有更直接的作用，因为其用于敬称以避免直接提及赞普本人，代之以暗示他的莅临。

三、母亲、祖母、生育继承人的王后和小王妃：外戚与姻亲

那些无缘赞普位的是生“错”母亲的异母兄弟。某些情况下，如异邦公主之子，可能明显出于政治考虑，因为一旦继承人有异邦母亲，就会感念外戚而危及吐蕃王朝。就吐蕃勋贵而言，决定哪个家族准许抚育某代继承人，仍会有一些顾虑。正如笔者一贯的观点，吐蕃依据“*ཁང་*（出嫁方家族）轮换”体系运行继位程序，据此体系，具体到由

12 詹尼弗·霍姆格伦：《汉至明代中原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王朝婚姻》，载瓦顿与艾伯瑞主编：《中国社会中的婚姻与不平等》（Jennifer Holmgren, “Imperial marriage in the native Chinese and non-Han state, Han to Ming.” In *Marriage and Inequality in Chinese Society*, eds. R. S. Watson and P. B. Ebre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74-75。

13 底吾·珍赛：《底吾史记》，1987：105：“*ལྷ་རྩེ་ལྷ་བཙན་གཙུང་པོ་ཐང་མཚམས་སུ་པབ་པ་ནི་གཙུང་ལྷ་ནག་བྱ་བ་ཡིན་པས་དེའི་ལྷ་ཁང་ལྷ་གཙུང་པ་ཞེས་གྲགས་སྟེ།*”。尚纳（*ཁང་ལྷ་*）被分离为“哥哥”（*གཅེན་པོ་*）与“弟弟”（*གཙུང་པ་*）家系，也指理想模式的中间兄弟继位。

14 查耶：《贬谪兄弟：吐蕃王位继承的相关问题》，1994：122-123。

15 杜晓峰：《吐蕃大事纪年：西藏原始史料译注》，2009：154-160。

某家族提供生育继承人的王后，该家族被允许达成延续数代产出继承人的联盟，通常为五代，而到最后一个拥戴联盟之后就结束了¹⁶。最终，只有没卢氏、琛氏（མཆོམས）、蔡邦氏（ཆོ་ཤོང）、那囊氏（སྒ་ནས）四个家族成员，获得尚（ཞང）的头衔，尽管其他家族如俄管氏和蒙氏（མོང）也育有赞普。四个尚（ཞང）系家族成员主导着吐蕃官场，赤松德赞、赤德松赞和赤祖德赞统治期间，可以看到大量的尚（ཞང）系家族成员¹⁷。与此同时，仅有这些精英家族的状况会受到限制，因其不是封闭的婚姻链，当某些家族政治新星上升时，就会接纳为生育继承人的外戚。同样，在某种意义上，某一特定家族愿意保持抚育继承人的地位，并于数代之后，归为输送小王妃的家族。茹容（རུ་ཡོང）家族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记载，该家族养育了拉托多日聂赞（ལྷ་ཐོ་རྟི་རི་གཉན་པའན）¹⁸，《底吾史记》中的一段文字几乎很少被注意到，赤都松的三个异母兄弟，是茹容氏（རུ་ཡོང་པའན）所生，而无缘王位继承¹⁹。

王室与重要的勋贵家族之间，既限制又开放的联姻链条，不禁会使我们联想起中原的皇家婚姻²⁰。传统意义上，高等级遗孀，如中原皇帝的母亲或祖母，有权力为他选择配偶。通常是祖母，会根据自身利益选择配偶，这也会引起她的家族与皇帝母亲家族之间的竞争²¹。有迹象表明，早期吐蕃史上存在同样的风尚。吐蕃史上最有权势的女性人物是赞普祖母，没卢氏家族的赤玛珞（ཁི་མ་ལོང），705-712年值其孙年幼之际，她掌控着吐蕃。而且，纪年中有许多用于称呼王室女性的称谓，例如“公主”（པའན་མོ་ཇེ་བ），“(小)王

16 杜晓峰：《“尚”的研究：吐蕃王室的母系亲属与王族婚姻》（A note on zhang: maternal relatives of the Tibetan royal line and marriage into the royal family），*Journal asiatique* 292 (1-2), 2004: 95。

17 杜晓峰：《吐蕃大事纪年：西藏原始史料译注》，2009：154-160。

18 杜晓峰：《吐蕃大事纪年：西藏原始史料译注》，2009：143-146。

19 底吾·珍赛：《底吾史记》，1987：119。查耶：《贬谪兄弟：吐蕃王位继承的相关问题》，1994：120，文本中实际上是 རུ་ཡོང་པའན，但由于出版时将原版中的无头体藏文，转换成乌坚体时常常发生转写错误，这种现象在现代出版的《底吾史记》和《第吴宗教源流》中也很常见（其他许多著作当然也是如此）。很幸运，目前中国将无头体第吴进行了再版（见《第吴宗教源流》（བྱ་བོད་ཀྱི་ཆོས་འབྱུང་རྒྱལ་པོ），1987年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和2003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20 詹尼弗·霍姆格伦：《汉至明代中原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王朝婚姻》，1991：60-61，92，注释15。

21 詹尼弗·霍姆格伦：《汉至明代中原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王朝婚姻》，1991：63-66。

妃(ཇོ་མོ)，最高身份为“母亲”(ཡུ་མ)和“祖母”(མུ)。²²事实上，称谓ཇོ་མོ是指“(小)王妃”，其作用是区别生育继承人的王后与子嗣无继承权的小王妃。根据《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的记载，赤德松赞的事例确凿地印证了此事，他与没卢氏拉杰芒木杰(འབྲོ་བཟའ་ལྷ་རྒྱལ་མང་མོ་རྩེ)夫人生下赤祖德赞和乌东赞²³，其颁布的噶迺(སྐར་རྒྱུང)寺兴佛诏书中记载有“(小)王妃三姐妹”(ཇོ་མོ་མཆོད)的名字：王妃没卢氏赤莫丽(ཇོ་མོ་འབྲོ་བཟའ་ཁྲི་མོ་ལེགས)，王妃琛结氏类莫赞(ཇོ་མོ་མཆིམས་རྒྱལ་བཟའ་ལེགས་མོ་བཟན)和王妃属卢氏赞杰(ཇོ་མོ་ཅོག་རོ་བཟའ་བཟན་རྒྱལ)。²⁴第一，我们考证出，这三位夫人来自不同的家族，明显不是亲姐妹。为什么以这种方式称呼他们？一种可能性，即她们是王室婚姻制度下的等级姐妹，是一夫多妻制中借用的术语。²⁴另一费解之处是，兴佛诏书中明显缺少王后，也许这暗示出812年时她已去世。无论出自何因，它显示出在众多小王妃之中，出自相同家族者为王后，一位是出自另一尚(ཁང)系家族的琛氏，还有一位来自非尚系家族的属卢氏(ཅོག་རོ)。

22 于巴赫：《古藏文文本所现吐蕃王朝的杰出女性》，载卡尔梅和萨甘特主编：《世界屋脊上的居民》（Helga Uebach, “Eminent ladies of the Tibetan Empire according to old Tibetan text.” In *Les habitants du toit du Monde*, eds. S. G. Karmay and P. Sagant），Nanterre: Société d’ Ethnologie, 1997: 54-55, 66. 于巴赫在她文章中探讨了古藏文《大事记年》中有关女性的术语，我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她的开拓性研究。但是，应该指出我对一些术语与称谓的翻译与她略有不同。尽管于巴赫将赞蒙（བཙུག་མོ་）译为“王后”，与赞普匹配，同时解释说，其所指可译为赞普的配偶或公主，而我仅仅选择了“公主”这一翻译。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纪年提及吐蕃赞普的外邦配偶才用此称谓：唐第一位公主，文成公主；可敦（གཤུན་）是西突厥或吐谷浑之女（事实上她的“名字”只是称谓“可敦”）。因此，从籍贯的角度分析，这些公主——她们是国家间政治婚姻的参与者或有资格参与者。事实上，这是对公主一词很实用的定义，一方面解释了赞普姑姑、姐妹、女儿使用这个术语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为什么他的外邦新娘也使用此术语。另外，于巴赫的引文中的另外两个女性使用了赞蒙的称谓，675-676 年的赤莫伦（ཁྲི་མོ་ལལ་）和 696-697 年的芒木杰（མང་མོ་རྩེ་），事实上，仍不清楚这是指赞普的配偶，还是赞普的女性亲属。同样，于巴赫推测，赞普原配夫人直到生下准赞普，才能使用赞蒙的称谓，从这一点上讲她方能称为“[赞普的]母亲”（ཡུམ་），这是可证实的唯一事例，此处可以解释我上述“王妃”定义。《吐谷浑王国纪年》记载显示，吐蕃公主赤邦（ཁྲི་བངས་），因王朝婚姻来到吐谷浑，并生下王位继承人，于是文称“[吐谷浑王之]母亲，赤邦公主”（ཡུམ་བཙུག་མོ་ཁྲི་བངས་）（ITJ 1368, 1.12）。在下文吐蕃公主与王朝婚姻的讨论中，将进一步呈现这些术语的凝练译文。

24 于巴赫：《吐蕃王朝的女性（7-9 世纪）》，载嘉措和哈勒维克主编：《西藏的女性》（Helga Uebach, “Ladies of the Tibetan Empire (7th-9th centuries CE).” In *Women in Tibet*, eds. J. Gyatso and H. Havnevik),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2005: 47.

赤德祖赞之父去世时，他还不到一岁。其同父异母兄长成功登上赞普位，其母亲可能是巴曹氏家族女，或者是西突厥或吐谷浑之女²⁵。然而，野祖如 / 赤德祖赞是琛氏女之子，自琛氏家族抚育了赞普，即达布聂息赞普后，已过五代。根据王室家族交替模式，这次“轮替”到琛氏家族抚育继承人。没卢氏赤玛珞抚育赞普，要比传统的习惯提前一代（距离上一次产出继承人的没卢氏王后之后五代），作为此继承体系的监护人，她废黜其他家族的王位继承人，支持琛氏家族外系子孙野祖如。此事同时有投机之嫌，因为在野祖如幼年时期，赤玛珞大权在握直到鼠年（712-713 年），她于野祖如加冕为赤德祖赞不久之后薨逝²⁶。

夹在宗族与大权在握的外戚之间竞争的赞普地位岌岌可危，从一定程度上诠释了吐蕃王朝的内部政治。在吐蕃王系交替模式中，也强调某种有趣的结构失衡。在吐蕃社会的多数场合，甚至在我们接下来即将论及的王室婚姻里，“出嫁方”（ཁད）的地位高于“迎娶方”（རཏོན）。门当户对的婚姻模式和王朝姻亲利益，意味着王室女性多嫁予外邦统治者。同时，赞普极不情愿地接受异域新娘，除非是小王妃（子嗣无缘王位），因为外邦王后生育的继承人，可能会受到母亲及其母国的强烈影响。在这种情形下，继承人生育者和吐蕃氏族结成联盟，甚至在结构上使王室从属于出嫁方，像是唯一可行性选择之

25 马休·凯普斯坦：《佛教在西藏的传播：皈依、竞争与记忆》（Matthew T. Kapstein, *The Tibetan Assimilation of Buddhism: Conversion, Contestation, and Mem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16。底吾·廖赛：《底吾史记》，1987: 120。正如凯普斯坦指出，《底吾史记》称拉拔布（ལྷ་ལཱ་པོ་）是“兄拉拔布，巴曹（པ་ཇོ་བོ་）[夫人]之子”（ལཱ་པོ་ལྷ་ལཱ་པོ་པ་ཇོ་བོ་）。凯普斯坦及时指出，从表面上看，采信《底吾史记》的信息并不可靠，尽管如此，这些也是有关拉拔布身世唯一明确的表述。

26 白桂思对此解释提出异议，他指出野祖如的名字奇怪且不像合法的继承人，并且与加冕时的名字赤德祖赞相比差别太大。阿丽安·麦克唐纳根据 Pt. 1290 对此进行了反驳，Pt. 1290 包含有章噶·贝吉云丹（ཟཀ་ཀ་དཔལ་གྱི་ཡོན་ཏན་）上给牟如赞（མུ་རུ་བཙན་）王子的赞美诗，牟如赞接受了赤祖德赞这个尊号。同牟如赞相比，野祖如加冕之前的名字并不陌生。伯戴克、白桂思、维塔利和凯普斯坦，都谈到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编纂问题。见白桂思：《755 年的吐蕃叛乱》，载斯坦因凯勒主编：《西藏的语言、历史与文化论文集》（Christopher I. Beckwith, “The revolt of 755 in Tibet.” In *Contributions on Tibetan Language, History and Culture*, ed. Ernst Steinkellner），Wien: Universität Wien, 1983: 8-9。阿丽安·麦克唐纳：《Pt. 1286, 1287, 1038 及 1290 号文书注释：兼论松赞干布王族政治宗教神话的形成与作用》，载其主编：《拉露纪念文集》（Ariane Macdonald, “Une lecture des Pelliot Tibétain 1286, 1287, 1038, et 1290: essai sur la formation et l’emploi des mythes politiques dans la religion royale de Sroñ bcan sgam po.” In *Études Tibétaines dé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Marcelle Lalou*），Paris: Adrien Maisonneuve, 1971: 317-318。伯戴克：《敦煌年鉴释录》（Luciano Petech, Glossi agli Annali di Tun-hung），*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42, 1967: 255-258。伯戴克：《704-705 年的吐蕃王位继承》，载《约瑟夫·图齐东方研究纪念文集》（Luciano Petech, “The succession to the Tibetan throne in 704-705.” In *Orientalia Iosephi Tucci Memoriae Dicata*），Serie Orientale Roma LVI, Rome: Is.M.E.O., 1988: 1080-1088。维塔利：《卫藏地区的早期寺院》（Roberto Vitali, *Early Temples of Central Tibet*），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s, 1990: 2, 26, 28, 29。马休·凯普斯坦：《佛教在西藏的传播：皈依、竞争与记忆》，2000: 215-217。

一。这是另一类案例，即王室继承环境，会导致王室交替模式与更广泛的社会团体之间的分裂。

这种交替模式的结果是，赞普的迎娶方多是异域国王，而出嫁方是吐蕃贵族。然而，至少有一事例，吐蕃举足轻重的大族，韦氏家族，被赐予来自王室的新娘。《吐蕃赞普传记》第五章记载，在义策（དབི་ཚབ）婚礼上，韦·义策（དབས་དབི་ཚབ）辞颂松赞干布（སྟུང་བཙན་སྒམ་པོ་），并提及松赞干布之父囊日伦赞的功绩：“至于赞普父王，他恩赐为我的妻子铺上[婚礼]地毯。”（བཙན་པོ་ཡབ་ནས་བདག་ལ་མཆིས་བྱང་དུ་གདན་བཏིང་ཡང་གནང་）²⁷。“铺上地毯”（གདན་བཏིང་）是吐蕃婚礼中的惯用语之一，即专为新娘铺设地毯。这被当成贡卓（ཀོང་སྤུལ་）策划的吐蕃婚礼仪式八礼之第三礼²⁸。这是个有趣的段落，因为其揭示出韦氏家族作为“迎娶方”（དཔོན་）而与吐蕃赞普产生联系。这使他们在与王室的关系中处于下风，但也暗示出，韦氏家族在赞普同本族和外戚的竞争中，是可拉拢的非威胁性盟友。事实上，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韦氏家族作为臣属的声望，他们在内战中敢于反对尚系家族，并于王朝崩溃后，其家族中的一员宣称自己是赞普。

四、王朝婚姻与对外关系

站在族际关系的角度，赞普的姑姑、姐妹和女儿，作为与周边政权联系的王朝婚姻代理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吐蕃公主在异域进行政治活动，且生下继承人，这些继承人不可避免地被引导与吐蕃合作或从属于吐蕃。吐蕃在结盟、征伐以及与其相关的增援行动中，吐蕃公主的功绩可与那些在吐蕃王朝形成时期为他们自己、为王朝攻城略地的大臣们相媲美。当然，这种状况与中原类似，公主率领大批随员，并在异域政权中充当亲近中原的角色²⁹。正如一些中原公主（包括金城公主在内）在嫁入国宫廷中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吐蕃公主在使嫁入国成为附属吐蕃的小王国过程中，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吐蕃公主们的尊贵地位，可以从古藏文《大事纪年》和古藏文法律文献的头衔中看

27 Pt. 1287, ll. 252-53. 巴考、托马斯和杜散：《敦煌文献之吐蕃史料》（Jacques Bacot, Frederick W. Thomas, and Ch. G. Touissaint, *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à l'histoire du Tibet*），1940-1946: 111, 144.

28 卡尔梅：《苯教历史与教义概览》，载其主编：《箭和纺锤——西藏的历史、神话、仪式和信仰研究》（Samten Gyaltzen Karmay,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doctrines of Bon.” In *The Arrow and the Spindle: Studies in History, Myths, Rituals and Beliefs in Tibet*, ed. S. G. Karmay），Kathmandu: Mandala Book Point, 1998 [1975]: 153.

29 詹尼弗·霍姆格伦：《汉至明代中原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王朝婚姻》，1991：66-67。

得出来。赞蒙（བཙན་མོ）在语法上是表示与赞普（藏王）地位相同的女性，被用于指代吐蕃公主，这些王室女性是王朝婚姻的不二人选。同样，这个称谓也习惯于用来称呼嫁到吐蕃王室的异域公主，例如文成公主。古藏文《大事纪年》使用了不同的术语或头衔来称呼众多的王室女性，但翻译这些术语时，我没有采用字面义，这是བཙན་མོ（赞蒙）和ཇེ་བ（吉瓦）均被译作“公主”的原因，因为公主是王室嫁出的女性，或迎娶的异域新娘³⁰。同样，尽管王后在被称为“母亲”或“祖母”之前没有明确的称谓，但王后或生下继承人的王后或“王后”与小王妃或妾侍（ཇོ་མོ），是有区别的。ཇོ་མོ也表示有尊贵的地位，与之相对应的男性称谓是ཇོ་བོ，意为“领主”。两份惩戒盗贼的古藏文法律文书进一步显示出，王室女性之间的地位是有区别的（Pt.1075 和 ITJ 753），该文书依据嫌疑人的地位列出惩罚的措施，其中等级最高的是王室女性。依据顺序（此处有人推测她们的出现同样有等级排序），依次为བཙན་མོ、ཇེ་བ、ལྷ་མོ和ཇོ་མོ³¹，即：公主、姐妹（？）、异母姐妹（？）和小王妃。除ལྷ་མོ之外，其他称谓均可在纪年中找到。由此出现许多称谓空缺。我们加入赞普母亲和祖母，她们的地位最为尊贵，赞普妻子生下继承人后也被称为“母亲”。我们看到的术语བཙན་མོ（赞蒙）指嫁到异域的公主，也指吐蕃公主，很明显处于最高等级。一些被冠以ཇེ་བ和ལྷ་མོ的称谓，是地位略低的公主。这些术语是如何演绎成亲属称谓的并不完全清楚，尽管有人推测，使用བཙན་མོ（赞蒙）的称谓，可能指赞普的女儿或者姐妹们，带有ཇེ་བ和ལྷ་མོ的称谓则是更远的亲属³²。据古藏文法律条款，地位紧随བཙན་མོ之后的ཇོ་མོ是指妾侍。这些法律文本，显示出赞普血缘亲属享有特权，但在别处

30 非王室血统（藏文术语“骨系”[bone]）的外嫁公主的确存在，但她是赞普的姨妹，此例是术语ཇེ་བ（吉瓦）的可行性解释。杜晓峰：《吐蕃大事纪年：西藏原始史料译注》，2009：119，注释294。

31 ITJ 753, II. 64-72。

32 关于术语ཇེ་བ疑问重重，因为它既指姐妹也指妻子。于巴赫将《大事纪年》中的术语ཇེ་བ译为“同妻”（co-wife），见于巴赫：《吐蕃王朝的女性（7-9世纪）》，2005：39, 48。ཇེ་བ也可以是ལྷ་མོ的敬语前缀，我在先前的著作中也的确将ཇེ་བལྷ་མོ理解成一个术语而不是两个。杜晓峰：《吐蕃的占卜与法律——骰子在借贷法、利息、婚姻法及征伐中的作用》，载马休·凯普斯坦和杜晓峰主编：《西藏文化史论文集》（Brandon Dotson, “Divination and Law in the Tibetan Empire: the role of dice in the legislation of loans, interest, marital law and troop conscription.” In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ibet*, eds. Matthew T. Kapstein and Brandon Dotson, Leiden: Brill, 2007: 16. 考虑到ཇེ་བ出现在《大事纪年》中，记载ཇེ་བལྷ་མོ（拉邦）逝世于730-731，也许此处将ཇེ་བ和ལྷ་མོ解读为两个独立术语的是最好解释。于巴赫也持此观点。我认为术语ལྷ་མོ是指“异母姐妹”（？）也需要得到证明。术语ལྷ་མོ或ལྷ་མོ通常是指姨或舅母。不过在一些语境中，也可以指异母姐妹。例如，《霍岭大战——格萨尔精选本》（*དོར་གླིང་གཡུ་མ་འབྱེད་གླིང་གུང་གཅིག་འདུས་མེ་རིག་*）第一章，第23页，此处乃乌琼（*འུ་ཁྱུང་*）提及异母姐妹珠姆（*འབྲུག་མོ*）时称作ལྷ་མོ[他们的父亲俄洛顿巴（*ཇོ་མོ་ལྷ་མོ*）和甲洛顿巴（*ལྷ་མོ་ལྷ་མོ*）是兄弟]。可以推测，ལྷ་མོ是赞普的异母姐妹而不是姨母，因为指代地位显赫的王室女性的其他术语，表明他们或是有血缘关系，或是指妻子或妾侍，如果术语ལྷ་མོ是指姨母，就和这个规则有出入。另一方面，赞普舅舅地位显赫，因此他的妻子享有公主或王妃的待遇一点都不奇怪。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

如噶迥（སྐར་ཅུང་）兴佛诏书及钟铭显示，ཇོ་མོ་也有相当的特权。因此，我们要充分考虑在纪年编撰的时期内，这些术语含义发生变动的可能性，也要注意在不同文本或背景下的这些术语的不同用法。

上文提及的赛玛噶公主嫁给象雄王，并参与征服象雄，此事件是吐蕃公主发挥政治作用的范例。事实上，在吐蕃王朝扩张形成时期，还有其他几位吐蕃公主发挥类似作用的案例。我们由此回溯两代到雅砻王国时期，在最重要的对岩波的征服中，我们发现两次王朝联姻，有着相似的冒险主题，但不像赛玛噶叙事那样有着史诗般的描绘，只是作为其他重大事件的背景信息被提及，两次王朝联姻的第一例，是韦氏、娘氏（ཁྱེད་）、农氏（མཁོན་）和蔡邦氏，推动达布聂息同意谋取森波杰·墀邦荪（ཐིང་པོ་ཇེ་ཁྱིམ་པ་སྤུམ་）。“尽管我的妹妹住在森波杰之所，但我也会按你说的做。”³³。这就证明，雅砻与岩波之间存在王朝婚姻，达布聂息的妹妹嫁与森波杰·墀邦荪。但是由于达布被其正妻家族俄管氏软禁，导致他征讨其妹夫的计划被迫推迟³⁴。在这两次王朝婚姻中，我们发现“出嫁方”（ཞང་）支配着“迎娶方”（དཔོན་）。任何人都不能低估这些联姻事件的重要性，以及在形成系列王朝联姻和对外关系中的力量。这里明显存在双刃剑主题：王后及其家族最具有威胁性，同时也可以通过王朝联姻工具来谋取他国土地。

赛玛噶公主嫁给象雄王李弥夏就是采用的这个逻辑，通过嫁出吐蕃女性给外域王庭获得上部土地。而且，李弥夏相当清楚这桩婚姻所带来的政治影响，正如乌瑞指出³⁵，他明白一旦象雄王拥有吐蕃母亲，会弱化本国，故此他避免与赛玛噶公主同居。

王朝婚姻的重要政治属性，可能解释了《大事纪年》记载的一些事实。直到目前为止，第一件也是目前所知最著名的，当数《大事纪年》卷首提及的文成公主入蕃。这段婚姻演化成民间故事素材，并且形成吐蕃的婚姻模式，也阐释了颂歌中新娘与新郎双方之间的交流。历代藏学家摒弃文成的传说，证实许多归于她的成就实则出自第二位唐朝公主，金城公主。我们也看到，文成公主待夫过世后与公公隐晦婚姻的细节，并且证据不支持她抚育过吐蕃赞普。当然，所有这些丝毫没有减少文成公主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她质朴的历史真相，没有阻断汉藏双方寻求以她的婚姻，作为双方正常持久关系的纽带，这更为重要。众所周知的妯娌（དཔོན་ཞང་）关系，这个术语是指女婿与岳父，甥与舅的关系，迎娶方与出嫁方的关系。一般来讲，这是一种在吐蕃社会普遍存在的等级关系，

33 Pt. 1287, II.158-59: “ངའི་ཕྱིང་མོ་ཐེག་ཀྱང་ / ཐིང་པོ་ཇེ་ཁྱིམ་པ་སྤུམ་མོ་ནི། ཁྱེད་ཐེང་བ་བཞིན་བྱ་འོ་ཞེས་བཀའ་སྤྱད་ནས་”。

34 杜晓峰：《吐蕃大事纪年：西藏原始史料译注》，2009：16-25。

35 乌瑞：《〈吐蕃赞普传记〉中的王后赛玛噶之歌》（Géza Uray, Queen Sad-mar-kar's songs in the Old Tibetan Chronicle），*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5, 1972: 5-38。

即女婿、外甥、迎娶方从属于岳父、舅舅、出嫁方。然而，此描述并不完全符合王朝婚姻中的特殊事例，我们已经了解到权力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即迎娶方畏惧出嫁方，避免同居生育出出嫁方控制之下妥协软弱的继承人，如达布聂息、森波杰·墀邦荪、李弥夏。尚竺作为结构关系，不止局限于个人，也扩展到家庭、家族，某种情况的王朝婚姻会延展至国家层面。因此，即使吐蕃王朝崩溃后，我们也会发现藏族史家提到“汉家舅”（ཁང་པོ་ལྷན་པོ།）的说法³⁶。

在考虑唐蕃之间的姻亲关系时，关注他们各自对这一传统的态度，亦非常有趣。当我们寻根吐蕃某些特有的习俗时，常有这样的事例，就王朝的婚姻而言，我们发现吐蕃与中原类似，与邻邦实行政治联姻。中原王朝与异邦的联姻，通常指中亚诸王朝，称之为“和亲”（即“和平婚约”）³⁷。潘奕宏研究汉至唐的此类婚姻，指出中原与中亚民族的联姻，一般适用于游牧或半游牧民族，例如匈奴或突厥，此类王朝联姻可能具有国际关系的规范性特征³⁸。从这个意义上讲，很可能中原王朝是“入乡随俗”，但由此而产生的如下疑虑非常有趣，哪种“中原”模式影响了吐蕃的王朝婚姻，尤其是王室（扩张中的王国）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吐蕃女性嫁入异邦起到的政治作用。很明显，中原仅仅输出女性而从未接受。这就意味着后一种情况，接受方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从属地位，这种观点特别在吐蕃王室的联姻中得到了证实，尤其是吐蕃是外甥、女婿、迎娶方，以及相对吐蕃来说，达布（དཔལ་པོ་ལྷན་པོ།）和吐谷浑处于附属的地位。

吐蕃与唐朝的竺尚关系，始于641年文成公主及之后的金城公主。第二次联姻后百年有余，在821-822年落成的拉萨会盟碑汉藏双语铭文中，重申唐蕃之间的竺尚关系如下：

初，唐以李氏得国，当其创立大唐之二十三年，王统方一传，圣神赞普弃宗弄赞与唐主太宗文武圣皇帝和叶社稷统一，³⁹于贞观之岁，迎娶文成公主至赞

36 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1985：334。杜晓峰：《吐蕃（7-9世纪）外交中的甥舅关系》，载《西藏研究的当代视野——第一届青年藏学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伦敦，2007年8月9-13号》（Brandon Dotson, “The ‘nephew-uncle’ relation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of the Tibetan Empire (seventh-ninth centuries).” In *Contemporary Visions in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eminar of Young Tibetologists, London, 9-13 August 2007*, eds. B. Dotson, K.N. Gurung, G. Halkias, T. Myatt), Chicago: Serindia Publications, 2009: 223-238。

37 潘奕宏：《汉至唐国际政治中的婚姻联盟与中原和亲公主》（Pan Yihong, Marriage alliance and Chinese princess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Han through T'ang), *Asia Major* 10, 1997: 95。

38 潘奕宏：《汉至唐国际政治中的婚姻联盟与中原和亲公主》，*Asia Major* 10, 1997: 122。

39 可能是和亲的委婉说法。

普牙帐，此后，圣神赞普弃隶缩赞与唐主三郎开元圣文神武皇帝重协社稷如一，更续姻好。景龙之岁，复迎金城公主降嫁赞普之衙，成此甥舅之喜庆矣……谊属重亲，地接比邻，乐于和叶社稷如一统，甥舅所思熙融如一……⁴⁰

在双语会盟碑铭文上，我们看到为此关系而赋予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希望各方应该遵守的法定准则（ཚུལ）。

除两位唐朝公主外，《大事纪年》提及的所有其他婚姻，皆是吐蕃公主作为新娘外嫁他乡。当然，也不是说除两位唐公主外，吐蕃不接受其他异邦公主。记载有 708-709 年可敦（གུངན）公主逝世（“གུངན”是 qutan 的转写，是突厥术语“公主”），此揭示出吐蕃在王朝婚姻中，也接受来自吐谷浑或西突厥的女子。而且，如果翻阅后吐蕃王朝史，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每代吐蕃统治者都迎娶异域新娘。此信息断然否决了有影响力的观点，即认为在此类王朝联姻中，吐蕃极力效仿唐朝，努力寻求成为出嫁方而绝不是迎娶方。站在吐蕃的角度，问题的重点是公主能否在新家成为正房，或养育继承人的王后。凡此例有如吐蕃公主去到达布或吐谷浑，但异域公主嫁入吐蕃王庭不属此例，尽管《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记载了文成公主及其际遇。因此，我们不能认定，唐蕃之间的甥舅关系使吐蕃从属于唐朝⁴¹。

甥舅（དཔོན་ཁང）关系模式不止局限于唐蕃之间，古藏文《大事纪年》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吐蕃与达布、吐谷浑的姻亲关系，就吐蕃赞普而言，这两地的统治者就被称之为外甥或女婿（དཔོན）。这里的每一个小王，以有限的自主管理权成为附属于吐蕃王朝的一部分。以达布为例，其于八世纪前半期完全失去了独立自主权。达布和吐谷浑两者的事例表明，在吐蕃面前，他们作为迎娶吐蕃公主的一方处于从属的地位，而且这种方式

40 碑东侧碑文 21-23 行（中间有省略），碑文的翻译和转写见黎吉生：《西藏早期碑铭集》（Hugh Edward Richardson, *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5:110-113。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Li Fang Kuei and W. South Coblin, *A Study of the Tibetan Inscriptions*），Taipei: 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87: 48-49, 96-97。译者注：中国学者王尧先生著有《吐蕃金石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年，其中亦收录有该碑的录文和汉译。本文的汉译即据该书第 43 页。

41 凯普斯坦也许是对的，不过他观察到双方对此种关系的理解有差异，唐朝理解为从属关系。在吐蕃王朝与唐议定的盟约中，尤其是著名的 821-822 年会盟，外交辞令承认唐蕃平等。有大量的案例，在类似这样的协商谈判中，一方总是试图胜过另一方。见马休·凯普斯坦：《佛教在西藏的传播：皈依、竞争与记忆》，2000：221，注释 77。黎吉生：《Ming-hsi-lich 与鱼袋》，载阿里斯主编：《净土高原》（Hugh E. Richardson, “Ming-hsi-lich and the fish-bag.” In *High Peaks Pure Earth*, ed. M. Aris），London: Serindia, 1998[1970]: 37-38。石泰安：《八至九世纪的唐蕃和盟》[Rolf A. Stein, *Les serments des traités Sino-Tibétains (8^e-9^e siècles)*], *T'oung Pao* 74, 1988: 119-138。

看起来是吐蕃王朝首选的外交安排。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案例中，吐蕃公主生育的继承人登上达布和吐谷浑的王位。从这个层面来讲，迎娶方 / 女婿（དཔོན）也会成为外甥（དཔོན）。

《大事纪年》中术语 དཔོན（侄）的首次出现是在 675-676 年（猪年）记事：“赤莫伦（ཁྲི་མ་ལན）公主大宴宾客。侄·达延赤松（འཛན་ད་ལྷ་ཁྲི་བྱང）得到很多金铜器赏赐，还有……”正如乌瑞指出，达延（ད་ལྷ་ཁྲི་བྱང）正是达布王室的族名⁴²。他们作为“远古四境亲属”（གནལ་གཉེན་མཐའ་བཞི）之一，与王室保持姻亲联系。这种古老的关系可能是他们享有特权的原因，故成为“外甥 / 女婿 / 迎娶方”（འཛན་ད་པོན），但很明显，在《大事纪年》涵盖的时期内，这种姻亲关系被赋予新的意义。

赤松（ཁྲི་བྱང）在 687-688 和 688-689 年及以后的记事中称之为侄·达延赤松（འཛན་ད་ལྷ་ཁྲི་བྱང），690-691 年称为侄·达延（དཔོན་ད་ལྷ་ཁྲི་བྱང），694-695 年去世时称为侄·达延（འཛན་ད་ལྷ་ཁྲི་བྱང）。鼠年（688-689）记事称公主（བཅན་མོ། 赞蒙）赤媚顿（ཁྲི་མོ་ལྷོང）到达域“[进行] 政事活动”（དགས་ལུ་རྩ་ཆབ་སྲིད་ལ་གཤེགས）。石泰安认为这种表述与联姻有关，而不是“发动战争”。⁴³ 对于这里或其他事例中，这种解释可能正确，但这肯定不适用于《大事纪年》中短语“ཆབ་སྲིད་ལ་གཤེགས”出现时的每个例子⁴⁴。因为，ཆབ་སྲིད 是指政治联盟

42 乌瑞：《7-9 世纪吐蕃分封诸侯研究》，载加夫罗夫主编：《东方学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Géza Uray, “Die Lehnfürstentümer des Tibetischen Reiches im VII.-IX.” In *Trudy dvadcat' pjatogo MezDunarodnogo Kongressa Vostokovedov*, ed. B. G. Gafurov），Moskva: Izdatel'stvo vostochnoi literury, 1963: 206。正如于巴赫指出，伯戴克、黎吉生和山口瑞凤对这一事实不予理会，他们一致赞同托马斯的推测，即侄·达延（དཔོན་ད་ལྷ་ཁྲི་བྱང）是侄吐谷浑王（དཔོན་ལ་ཁེ།）。尽管他们的错误袭承自托马斯，但事实上托马斯本人发表过一篇文章，证实达延是达布统治者。ITJ 734 已由托马斯发表研究专文（1957），共有四部分，第 333-334 行指出达延·卓希（ད་ལྷ་ཁྲི་བྱང་ཐོག་ཐེན）是达域辛纳（དགས་ལུ་ཤིང་ནག）的统治者。Pt.1286 中的小王国目录进一步证实此说，上面显示达延之卓希（ད་ལྷ་ཁྲི་བྱང་ཐོག་ཐེན）正是以达布朱西（དགས་པོ་ལྷ་བཞི）的统治者来命名的（Pt. 1286, II.18-19）。见于巴赫：《古藏文文本所现吐蕃王朝的杰出女性》，1997：61，注释 17。托马斯：《西藏东北部的古代民间文学》（Frederick w. Thomas, *Ancient Folk Literature from Northeastern Tibet*），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57: 76, 94。

43 石泰安：《古藏语中的一个语义群：创造与生殖、存在与变成、活着、养活与救活》（Rolf A. Stein, Un ensemble sémantique tibétain: créer et procréer, être et devenir, vivre, nourrir et guérir），*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73 (2): 413, n. 5。石泰安：《论术语 gcug-lag 与本土宗教》，载麦克亚主编：《西藏历史（卷一）》（Rolf A. Stein, “On the word gcug-lag and the indigenous religion.” In *The History of Tibet. Volume One*, ed. A. McKya），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572, n. 9（英译自 Rolf A. Stein, “Tibetica antiqua III : à propos du mot gcug-lag et de la religion indigène.”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74, 1985: 83-133）。

44 石泰安的解释可能有误，如 704-705 年记事 བཅན་པོ་ཆབ་སྲིད་ལ་ལྷ་ཁྲི་བྱང་གཤེགས་པ། 他译作“国王去南诏娶妻”（le roi va prendre épouse au Nan-tsh'ao）。见石泰安：《古藏语中的一个语义群：创造与生殖、存在与变成、活着、养活与救活》，1973 (2): 413, n. 5。接下来是吐蕃赞普也参与了 701-702、739-740、741-742 年的姻亲结盟。后一条记事描述的军事背景，与上述解释相违。

或政权。如此，可重温前面提及的碑文，唐蕃统治者同意联合他们的政权（ཆབ་སྲིད་གཅིག་དྲུ་མོལ）。756-757 年记事，赤松德赞“权柄在握”（ཅབ་སྲིད་ཕྱག་དྲུ་བཞེས）；762-764 年记事，吐蕃进犯唐京师之前，政治联盟破裂（ཆབ་སྲིད་ཞིག）。尽管 ཆབ་སྲིད 的词义足够广泛，包含某种意义上联合政权的姻亲，但这只是该术语的一个方面。以赤媚顿公主访行达域为例，此处的 ཆབ་སྲིད 可能暗示姻亲联盟，赤媚顿公主嫁予ཏྲ་ཌམ་པ་达延赤松⁴⁵，但这个词汇，更明确地强调她作为统治家族成员有能力驾驭政权的重要性。

赤媚顿公主可能是达延赤松（ད་ལྷལ་ཁྱི་བྱུང་）继任者ཏྲ་ཌམ་པ་达延赞松（འཛོན་ད་ལྷལ་བཙན་བྱུང་）的母亲，《大事纪年》706-707 年、707-708 年、711-712 年、712-713 年、713-714 年的记事提及她的事迹⁴⁶。这是吐蕃成功的王朝婚姻，因为它将达布置于吐蕃治下。达布是赞普治下的少数领域之一，曾在赤松赞年少时期反叛，但在吐蕃王朝内仍然享有半独立的小王国地位（ལྷལ་ཕྱན་）。赤媚顿公主的婚姻及其儿子登上王位，这就结束了其半独立的地位，随着马年（718-719 年）达布完成红册登记，达布的领域被整合进吐蕃王国⁴⁷。

另一个半独立小王国吐谷浑，同样以迎娶方 / 外甥的身份同吐蕃发生联系，且在这种关系背景下，我们发现《大事纪年》中唯一一次提及术语尚𑐷（ཞང་དཔོན་）。与达布不同，吐谷浑是一个非常辽阔而强盛的王国，从民族上讲，属于突厥而不是吐蕃。即使吐蕃母亲生育了继承人，吐谷浑也努力维持其半独立的状态。689-690 年牛年记事载“赤邦（ཁྱི་བངས་）公主遣嫁吐谷浑王为妻”。《吐谷浑邦国纪年》包含 706-707 年到 714-715 年的记事，其中提及头衔为“莫贺吐浑可汗”（མག་ག་མོ་གོན་ཁ་གན་）的吐谷浑统治者，肯定就是这位吐蕃公主之子，因为他称“母亲，赤邦公主（ཡུམ་བཙན་མོ་ཁྱི་བངས་）”。⁴⁸ 吐蕃人似乎习惯以头衔指代吐谷浑统治者，古藏文《大事记年》使用术语“吐谷浑王”（འ་ཞེ་），指代继任统治者。

古藏文《大事纪年》没有再次提及吐谷浑统治者，直到兔年（727-728 年）记载，赞普“以出嫁方和迎娶方之礼（ཞང་དཔོན་གདན་ཚུལ་），会见𑐷吐谷浑王（འཛོན་འ་ཞེ་）”，这里讲的是吐谷浑新任统治者，以相同头衔指代。这段文字很可能暗示，吐蕃与吐谷浑重

45 于巴赫：《古藏文文本所现吐蕃王朝的杰出女性》，1997：61。

46 于巴赫：《古藏文文本所现吐蕃王朝的杰出女性》，1997：61。

47 于巴赫：《古藏文文本所现吐蕃王朝的杰出女性》，1997：61。

48 山口瑞风：《吐蕃与唐朝的婚姻关系（第二部分）》（Zuihō Yamaguchi, “Matrimon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u-Fan and the T'ang Dynasties (Part 2).”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28, 1970: 63。

修姻亲之好⁴⁹。《大事纪年》745-746年记事,再次提及竺吐谷浑王。《贤者喜宴》保存的赤松德赞及其子赤德松赞兴佛诏书,也出现了竺吐谷浑王⁵⁰,时间分别是大约779和812年,这些资料与汉文史料一道,表明了此类关系的持久性。

古藏文《大事纪年》还记载到其他两例王朝婚姻,吐蕃赞普或扩张中的吐蕃,以出嫁方(ཞང)的身份同臣属或下属的迎娶方(དཔོན)发生联系。狗年(734-735年)记事载,“公主(ཇིང)卓玛珞(ཇོ་མ་ལོ་ལྷ་མོ་)嫁予突骑施可汗(དུར་ཁྱིམ་ཁ་གན)为妻”⁵¹。这次和亲正式确立吐蕃与突骑施联盟⁵²。龙年(740-741年)记事,记载了其与小勃律(བྱ་ལ)的类似关系:“公主(ཇིང)赤玛珞(ཇོ་མ་ལོ་ལྷ་མོ་)嫁予小勃律王为妻”。仅在几年前的737-738年夏天,吐蕃攻击小勃律,并俘虏其亲唐国王。此次和亲紧随征伐而来,与吐蕃公主赛玛噶与象雄国王李弥夏之间的婚姻并无不同,再次凸显王朝婚姻高度的政治作用。

◆ 作者:[美]杜晓峰 美国乔治城大学神学与宗教学系教授

译者:张旭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武显云,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校订:杨铭 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研究员

49 词组 གདན་མོ་ 可能只是一个私下会晤的表达,如峰会,但也同在婚姻语境中使用的一个词类似:“གདན་ལྟོང” (铺设地毯) 这是吐蕃婚典礼仪之一,即为新娘铺设地毯。这是贡卓(གློ་ལྷ་མོ་)策划的吐蕃婚姻八礼之第三礼,见卡尔梅:《苯教历史与教义概览》,1998 [1975]: 153。

50 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藏文),1985: 372-373, 411-412。杜晓峰:《吐蕃大事纪年:西藏原始史料译注》,2009: 154-160。

51 术语 ཇིང 的含义至今不详。一种可能即她们是指赞普的妻妹,在这种情况下,她们不属于王族,见杜晓峰:《吐蕃大事纪年:西藏原始史料译注》,2009: 119, 注释 294。吐蕃当然明白其间的区别明显,《新唐书》显示,679年吐蕃通过文成公主请求以公主赐婚,事实上是指唐朝皇帝的女儿,见潘奕宏:《汉至唐国际政治中的婚姻联盟与中原和亲公主》, *Asia Major* 10, 1997: 115。

52 Christopher I. Beckwith,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s, Turks, Arabs, 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111. 汉译本见白桂思著,付建河译:《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

ABSTRACTS

A Study of Dunhuang Manuscript P.t. 1077: A Statement of the Claim Concerning To tog's Female Slave

LU Li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In Dunhuang manuscript P.t. 1077: A statement of the claim concerning To Tog's female slave, the To Tog was Du Dudu 杜都督, the governor when the Tibetans ruled Dunhuang and his name was Do stag skyes. The manuscript can be dated to A.D. 790-820. The manuscript involves a reply statement about the ownership of a female slave between Du Dudu and Rlang khri bu, a Tibetan. The judge was the Zha che pa of the Guazhou jiedushi office. The case was first heard in Shazhou, and Du Dudu won the case, then Rlang khri bu appealed to the Guazhou jiedushi for retrial. The document reflects the way in which the Tibetans drew lessons from the Tang dynasty's legal code and sheds li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n and Tibetan people when the Tibetans governed Dunhuang.

A Discuss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in the Dunhuang Tibetan Documents of *Madhyamaka* and its Features Based on the Tibetan Collections of the French National Library and the British Library

Renqing Ji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This paper introduces about forty Tibetan documents that are relevant to the subject of Madhyamaka in the collections of the Dunhuang Tibetan documents in the French National Library and the British Library.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these manuscript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rong pages, missing pages, mixed pages, contents that do not correspond to previous pages etc. Nevertheles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lassifies the collections of these documents into seven categories based on a comparison with the Tanjur. Most of materials can be found in the Tanjur except the seventh type, “explanation of Madhyamaka texts” (*Dbu ma'i gzhung bshad*). Few materials bear different translations from that in the Tanjur such as the *Yi ge brgya pa zhes bya ba'i rab du byed pa tshig le'ur byas pa*, *Yi ge brgya pa'i rab du byed pa rnam par bshad pa*, and the *Dbu ma rtsa ba'i 'grel pa ga las 'jigs med*.

A Comparison of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Versions of the *Vimalakīrti sūtra* during the Tubo Period

Yangben Jia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When the Tibetans governed the Silk Road, the *Vimalakīrti sūtra* was widely copied in Tibetan and Chinese. The *sūtra* contained in the Kanjur corresponds to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ound in Dunhuang and corresponds to the three Chinese translations by Zhiqian, Kumārajīva and Xuanzang in terms of chapters and content.

A Study of the Origin of the Ra mo che in Lhasa

LIU Fengqiang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ibetan legends, the Ra mo che temple was built by Princess Wencheng. This statement had far-reaching influences, but it was based on a misunderstanding.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of historical records in Chinese and Tibetan, the Ra mo che was originally a palace built by Srong btsan sgam po for Princess Wencheng. Wencheng expanded it later to dedicate the statue of Śākyamuni. After the death of Wencheng, the Han Chinese monks lived there for a long time, and it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 temple. In the Ming Dynasty, Altan Khan had statues of the Buddha built that imitated the twelve-year-old Śākyamuni image in the Ra mo che and built a temple for the worship of the statue. The Mongol term for temple is *joo* and is derived from *jo bo* and reflects the name of the eight-year-old Śākyamuni-Jo bo statue. The character *zhao* in the name of the Xiaozhao temple in Chinese is derived from Mongol via Manchu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us the name of the Xiaozhao Temple and its origins reflect the close historical exchange among Tibetan, Mongolian, Chinese, and Manchu cultures.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storation of Bsam yas Monastery Based on Bshad sgra Dbang phyug rgyal po's *Bsam yas Annals*

Lhun grub rdo rje and CUI Yu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Bsam yas was the first Buddhist monastery built in Tibet under the patronage of King Khri srong lde btsan. The monastery was modeled on the design of the Odantapuri monastery of ancient India. It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ibetan architectu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severe fire in 1816 and an earthquake in 1847 destroyed most parts of the monastery. Two ministers (*bka' blon*) from the Bshad sgra family presided over the restoration work. Bshad sgra Dbang phyug rgyal po (1795-1864) wrote a work titled *Lugs gsum mi 'gyur lhun gyis grub pa'i gtsug lag khang rten dang brten par bcas pa legs gso'i sri zhu ji ltar bsgrubs pa'i tshul gyi khyad par brjod pa'i dkar chag skal bzang dad pa'i sgo 'byed* (abbreviation: *Bsam yas Annals*), which records the detailed process of the restoration of Bsam yas monastery. The Bshad sgra family received a great reputation for their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Bsam yas and other ancient places.

对十力吉祥友及其《有为无为抉择》时代的简注

范德康

(哈佛大学)

十力吉祥友(Daśabalaśrīmitra)以其长篇论著《有为无为抉择》(*Samskṛtāsamskṛtaviniścaya*)而颇为闻名,但他的大致年代却一直不太明确。如今发现他著作中的一些的简短段落涉及到克什米尔学者释迦室利贤(Śākyaśrībhadra, 1127-1225年)的生平,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这位学者的活跃时期。

拶也阿难捺和贡却僧格生平考补

聂鸿音

(四川师范大学)

拶也阿难捺是克什米尔人,贡却僧格是一名藏族喇嘛,他们于12世纪下半叶进入西夏。藏文史书简要记载了其生平,但没有记载他们在西夏的具体传教活动。本文旨在考察他们所传的教法,以便窥见藏传密法在党项王廷的地位,其间首次尝试把贡却僧格勘同西夏文献里的经师宝狮子。考察证明党项王廷对显教经书的兴趣远大于密教修行法。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Biography of the first Paṇ chen Lama Mkhas grub Dge legs dpal bzang po (1385-1438)

Sha bo klu rgyal and Dpa' mkhar skyid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Mkhas grub was one of the disciples of the Tsong kha pa and is considered the first Paṇ chen Lama. There is a voluminous literature about his life, including more than ten biographies. Among them, the biographies written by Se ra Rje btsun Chos kyi rgyal mtshan (1469-1544) and Yongs 'dzin Ye shes rgyal

mtshan (1713-1793) exercis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the latter is given an annotated Chinese translation. It also includes a description of the main features of this biography and corrects some mistranslations in presently existing Chinese translations.

Overview of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on the Paṇ chen Lamas

LI Ruohong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In this introductory summary and analysis of publications on the Paṇ chen Lamas in China and elsewhere, the author makes an effort to combine and annotate papers and monographs published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on the topic to illustrate the landscape of the narrowly focused and widely scattered studies of the Paṇ chen Lamas. With a comparatively detailed narrative on the readily available publications,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provide a reference and point of departure for future research undertakings on the Paṇ chen Lamas from broader and more diverse academic perspective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further opening and availability of first-h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ival materials in Tibetan and other languages.

A Study of the Thangkas in the Main Hall of the First Floor of the Baoxianglou

WEN Ming

(The Palace Museum)

The Baoxianglou 宝相楼, Building for Images of Buddhas, that is located in the garden of the Cininggong 慈宁宫, was built in the Jiajing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It was originally the east side hall of the Xianruoguan 咸若馆 and it was changed to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in the 30th year of Qianlong (1765) to become one of the eight "Buddha buildings in six-sections" 六品佛楼 in the Qianlong period. It was officially named *baoxianglou* in the 37th year of Qianlong (1772). A set of thirteen thangkas was hung in the main hall of the first floor of Baoxianglou. According to the *Archives of Handicraft Works*, these thangkas were painted in the 31st year of Qianlong (1766). Although the original placement of the thangkas has been lost, according to three precious photographs that were taken in 1957, combined with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back of the thangka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store their original hanging order. Furthermo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ules and reasons of the sequence and layout of Arhats in the Qianlong period and compa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angkas in the eight "Buddha building

in six-sections".

A Yak-Pattern Bronze Mirror with an Iron Handle Housed in the Yak Museum of Tibet and Related Issues

XUE Jiang

(Ph.D of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the Yak Museum of Tibet)

Focusing on the yak pattern bronze mirror with an iron handle that is housed in the Yak Museum of Tibet,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imilar mirrors that were previously found in Tibet and her peripheral regions, as well as earlier domestic and foreign collections of this kind in terms of pattern design, shape, material and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It is speculated that the age of this Tibetan bronze mirror with a handle roughly dates from the late Neolithic Age to the end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ts shape is influenced by the bronze mirror with a handle of the Eurasian grassland, and the decorative pattern has more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t is an important example of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early Bronze Culture in Tibet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cultural influences.

A Newly Discovered Manuscript of the Biography of Bka' blon Zur khang Sri gcod tshe brtan (1766-1820)

Gyung drung 'gyur med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Liuwu New District, Lhasa)

This article is an analysis of a recently discovered manuscript in Guide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It records the biography of the famous nobleman and Bka' blon Zur khang Sri gcod tshe brtan (1766-1820). The biography contains two sections. The first is an autobiography, and the second is a posthumous extension of the biographical narrative by his family's descendants. The biography covers the entire life of Zur khang Sri gcod tshe brtan, including his entering government service at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his promotion to the position of Bka' blon, his being stationed at the border, his resignation from his position, becoming a monk, and his passing. Besides his political career, the text narrates his personal religious life and social experienc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Zur khang family and Sri gcod tshe brtan's life while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ibe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 Study of the Author, Sources and Value of the Book *Weizang tuzhi*

YANG Xuedong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foreword by Zhou Qi 周琦, the authors of the book *Weizang tuzhi* 卫藏图识 were Ma Yang 马扬 and Sheng Shengzu 盛绳祖. Its authorship by Ma Jie 马揭 and Sheng Shengzu is wrong. In term of the content, the part of *Fanmin zhonglei tu* 番民种类图 of the *Weizang tuzhi* was compiled from the *Huang Qing Zhigongtu* 皇清职贡图 and the source of the *Chengzhantu* is unidentified. The two volumes of the *Shilue* 识略 mainly compiled from the *Xizang zhi* 西藏志. The book mainly copied the *Xizang zhi* and inserted some characters from other books with slight additions and adaptations. The proper selection of materials and reasonable layout made the *Weizang tuzhi* famous and was frequently quoted in later works of Tibetan studies in Qing dynasty. It has also been translated into Russian, French, and English languages.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s Early Activities of Trying to Enter Tibet in the Middle 19th Century

LIU Ruiyun and SUN R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From 1849 to 1852,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 actively prepared and twice tried to enter Tibet via Bhutan to preach Christianity in Tibet from South Asia. At that time, the strong expansion of British Indian colonial forces to the north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and the ensuing wars affec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livelihood in the areas near Tibet and led to their stagnation. As a result, the hostility and resistance of the local officials and people towards the western world came to be deeply rooted in their minds. Thus, the early activities of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 of trying to enter Tibet through Bhutan encountered unprecedented resistance and ended in failure.

A Review of Several Tibetan Textbooks — and the Approaches to the Teaching of Classical Tibetan

MA Zhouyang

(Ph.D Candidate, Harvard University)

A fine and efficient educational framework of Classical Tibetan can provide the circle of Tibetan Studies with many more proficient prospective scholars. Ideal textbooks and equitable educational approaches are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this framework. This article reviews seven common textbooks of Classical Tibetan and compares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or Tibetan language learning. Of course, no single textbook can cover the entire course of Tibetan language learning. The teacher is supposed to choose between different textbooks during teaching and single out the most appropriate pieces from them to pair with various learning phases. In terms of course design, there are three important points. First, teaching grammar should be done independent of the reading of texts. Second, from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the teacher should follow the order in which the Tibeto-Burman perspective proceeds after the Indo-Tibetan one. Third, the teacher should hold the teaching of syntax as primary.

Succession and Marriage and the Tibetan Royal Line

Brandon Dotson¹, Chinese translation by ZHANG Xu² and WU Xianyun³,

Proofread by YANG Ming⁴

(1. Georgetown University; 2. Hebei University; 3.4.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d other Old Tibetan sources, it is evident that the succession from one emperor to another was not as simple and clear as what one finds in the transmitted lists of Tibetan emperors. The Tibetan emperor was at the center of a vast network of brothers, half-brothers, maternal relatives known as *zhang*, and royal grandmothers, mothers, aunts, sisters, and daughters who acted as important agents in Tibet's relations with vassal kingdoms such as the Tuyuhun and also with foreign kingdoms such as the Türgiś. These ties of kinship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his patrilateral and matrilinear relatives involved both partnership and conflict, and the Tibetan empire developed processes to reduce the danger posed by rival brothers and half-brothers on the one side, and to reduce the threat that an emperor might face, especially in his youth, from his mother's clan on the other side. Inversely,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absorbing a foreign kingdom into the Tibetan Empire was not only to send a Tibetan princess to a vassal ruler in dynastic marriage, but to ensure that she gave birth to the heir to that vassal kingdom's throne. By the same token, no foreign princess was ever allowed to serve as the chief

queen of Tibet or to give birth to a Tibetan crown prince.

Tibetan Zen: Discovering a Lost Tradition

Sam van Schaik¹, Chinese translation by NIU Hong² and KOU Jinhua³,

Proofread by ZHANG Changhong⁴

(1. The British Library; 2. 3.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4. Sichuan University)

As the introduction to Sam van Schaik's book *Tibetan Zen*, the chapter examined a lost Buddhist tradition —Tibetan Chan, which was censured in Tibet and forgotten in Central China. To approach the Tibetan Chan manuscripts, our reading of texts should happen without discarding the physical manuscript, which means seeing all texts as practices. The Tibetan and Chinese Chan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present an inclusive and evolving situation during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bringing together most of what had gone before. It is likely that Chan teachers played a role in the Tibetan assimilation of Buddhism during the period when Buddhism was adopted as the imperial religion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ighth century to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th. Moheyan, the Chan master who remained well known in Tibet w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instantaneous” approach; However the discovery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allows us to reconsider the result and the way of the so-called “Bsam yas debate”. The accounts of the Tibetan historical sources, such as the *Testimony of Ba* might have limited documentary value. It seems that Chan texts and practices were being transmitted as late as the thirteenth century. Both the Chan in Tibet and Dunhuang, just as those Chan traditions in other places of China, were part of a local tradition.

The Rock Art of Spiti — A General Introduction

John Vincent Bellezza¹, Chinese translation by Yongbao Zang²

(1. University of Virginia; 2. Qinghai Minzu University)

The rock art of Spiti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Tibetan plateau.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survey conducted in 2015, the author documented most of the ancient rock carvings and paintings in Spiti.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locational characteristics, contents,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and chronology of this rock art. The work also makes som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observations and raises conservation issues concerning rock art sites in Spiti.

Embedded in Stone — Early Buddhist Rock Art of Ladakh

Phun tshogs rdo rje¹, Chinese translation by ZHANG Zhongya²

(1. Independent Scholar; 2. Tibetan Culture Museum at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Limited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on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art in Ladakh, the early rock sculptures and inscriptions can throw some light on early art-historical aspects of the region. This article presented the rock carvings which are grouped into several geographical areas of Kargil, Leh and Nubra. These were surveyed and documented by the author during the years 2001-2008. Based on these materials, the author made a detailed comparison with Kashmiri metal sculptures of the ninth to twelfth centuries that are important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Ladakh and her neighboring regions.

JOURNAL OF TIBETOLOGY (VOL.24)

Edited by

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of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ISBN 978-7-5211-0356-4

First Published in June 2021

China Tibetology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学学刊. 第24辑 /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编.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21.6

ISBN 978-7-5211-0356-4

I. ①藏… II. ①四… III. ①藏学—文集 IV. ①K28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223899 号

藏学学刊 [第24辑]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主编

责任编辑 张荣德

藏文审校 周加克

装帧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版次 202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 440千字

印张 23.5

定价 95.00元

书号 ISBN 978-7-5211-0356-4

图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E-mail: dfhw64892902@126.com 电话: 010-648929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